

新會梁啟超任公著

文集第二冊

飲冰室合集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飲冰室文集之二

沈氏音書序

國惡乎強。民智斯國強矣。民惡乎智。盡天下人而讀書而識字。斯民智矣。德美二國。其民百人中識字者。殆九十六七人。歐西諸國。稱是。日本百人中識字者。亦八十餘人。中國以文明號於五洲。而百人中識字者。不及二十人。雖曰學校未昌。亦何遽懸絕如是乎。吾鄉黃君公度之言曰。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中國文字多。有一字而兼數音。則審音也難。有一音而具數字。則擇字也難。有一字而數十撇畫。則識字也又難。日本國志三十三。嗚呼。華民識字之希。母亦以此乎。梁啓超曰。天下之事理二。一曰質。二曰文。文者。美觀而不適用。質者。適用而不美觀。中國文字。畸於形。宜於通人。博士箋注詞章。文家言也。外國文字。畸於聲。宜於婦人孺子。日用飲食。質家言也。二端對待。不能相非。不能相勝。天之道也。抑今之文字。沿自數千年以前。未嘗一變。篆文楷草用飲食。質家言也。二端對待。不能相非。不能相勝。天之道也。抑今之文字。沿自數千年以前。未嘗一變。篆文楷草不得謂文字之變。而今之語言。則自數千年以來。不啻萬百千變。而不可以數計。以多變者與不變者相遇。此文言相離之所由起也。古者婦女謠詠。編爲詩章。士夫問答。著爲辭令。後人皆以爲極文字之美。而不知皆當時之語言也。烏在其相離也。孔子在楚。繙十二經。見莊子徐無鬼篇詩春秋論語孝經。齊儒魯儒。各以其音讀之。亦如英法俄德。各以其土音繙切西經。又烏在其相離也。後之人棄今言不屑用。一宗於古。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爲五洲之冠。然顯門之士。或乃窮老盡氣。不能通小學。而山海僻壤。百室之族。知書者。往往而絕也。是以中國文字。能達於上不能

逮於下。蓋文言相離之爲害。起於秦漢以後。去古愈久。相離愈遠。學文愈難。非自古而卽然也。西人既有希臘拉丁之字。可以稽古。以待上才。復有英法德各國方音。可以通今。以逮下學。使徒用希拉古字。而不濟以今之方音。則西人文言之相離。必與吾同。而識字讀書者之多。亦未必有以加於中國也。稽古今之所由變。識離合之所由興。審中外之異。知強弱之原。於是通人志士。汲汲焉以諧聲增文爲世界一大事。吾所聞者。有劉繼莊氏。有龔自珍氏。頗有所述造。然世無傳焉。吾師南海康長素先生。以小兒初學語之聲。爲天下所同。取其十六音。以爲母。自發凡例。屬其女公子編纂之。啓超未獲聞也。而朋輩之中。湘鄉曾君重伯。錢塘汪君穰卿。皆有志於是業。咸未成。去歲從萬國公報中。獲見廈門盧巖章所自述。凡數千言。又從達縣吳君鐵樵。見崔毅若之快字。凡四十六母。二十六韻。一母一韻。相屬成字。聲分方向。畫別粗細。蓋西國報館。用以記聽議院之言者。卽此物也。啓超於萬國文字。一無所識。音韻之學。未嘗問塗。嘗然無以測諸君之所長也。然竊竊私喜。此後吾中土文字。於文質兩統。可不一偏廢。文與言合。而讀書識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沈學吳人也。無字。邃於西文。究於名理。年十九而著書。五年而書成。名曰盛世元音。其自言也。曰。以十八字母。可切天下音。欲學其技。半日可通。其簡易在五大部洲。一切文字之上。謂盧君之法。泥於古。不如已也。余告以崔君法。則謂畫分粗細。不適於用法。未密。亦不如已也。余於盧君書。未得見。崔沈二家。則其法略同。蓋皆出於西人。或沈君更神而明之。有所獨得歟。然吾之寡學。終無以測諸君之短長也。沈君以年少。覃心絕藝。思以所學易天下。常以西人安息日。在海上之一林春茶樓。挾技以待來者而授焉。其亦有古人強聒不舍之風乎。沈君屬以書入報中。其書文筆。未盡雅馴。質家之言。固如是。不能備求也。至其言論多有透關銳達。爲前人所未言者。嗚呼。不可謂非才士也已。先以原序登。其書與法。俟諸別簡。世之君子。或

願聞諸。

地名韻語序

地志之書。濫觴蓋古。周官職方。漢書地理。紀載自昔。源流斯衍。類簡而勿漏。詳而易舉。爾後著錄日夥。搜集愈博。風土之記。汙及萬牛。郡縣之志。溢於五車。斯有資於肆索。顧不適於記誦。慶筌先生。愍其若茲。刺取地名。系以韻語。爰自帝京。訖於黔滇。撮彼行省。都爲一帙。韓君雲臺。續有補纂。根本舊區。闢置新土。以及都會所在。道里遠近。罔不條分縷析。絲連繩貫。斯可謂行地之捷蹊。童拾之遐軌。昔荷池槩本。有道里經緯之表。申著著述。有地理韻編之釋。久已脛走宇內。服膺藝林。斯編之作。未或讓之。若因是以求夫沿革之跡。險要之區。人民風俗之大。耆舊物產之碎。綱舉目張。星羅碁布。必有事半於曩。而功倍於昔者。然則是書。又豈徒供蒙求之用。獲咫聞之益也乎。

說羣序

啓超問治天下之道於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羣爲體。以變爲用。斯二義立。雖治千萬年之天下可已。啓超既略述所聞。作變法通議。又思發明羣義。則理奧例賾。苦不克達。既乃得侯官嚴君復之治功天演論。瀏陽譚君嗣同之仁學。讀之。犁然有當於其心。悼天下有志之士。希得聞南海之緒論。見二君之宏箸。或聞矣。見矣。而莫之解。莫之信。乃內演師說。外依兩書。發以淺言。證以實事。作說羣十篇。一百二十章。其於南海之緒論。嚴譚之宏箸。未達什一。惟自謂詁變法之言。頗有進也。敍曰。記曰。能羣焉謂之君。乃古之君民者。其自號於衆也。曰孤。曰寡人。曰予。一

人蒙竊惑焉。孤與寡世所稱爲無告者也。而獨以爲南面之名則樂之。經傳之諡汙君也。謂之獨夫。謂之一夫。聞者莫不知爲惡名也。吾不解予一人之訓詁。與獨夫有何殊異也。今夫千萬人羣而成國。億兆京垓人羣而成天下。所以有此國與天下者。則豈不以能羣乎哉。以羣術治羣。羣乃成。以獨術治羣。羣乃敗。己羣之敗。它羣之利也。何謂獨術。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君私其府。官私其爵。農私其疇。工私其業。商私其價。身私其利。家私其肥。宗私其族。族私其姓。鄉私其土。黨私其里。師私其教。士私其學。以故爲民四萬萬。則爲國亦四萬萬。夫是之謂無國。善治國者。知君之與民同爲一羣之中之一人。因以知夫一羣之中所以然之理。所常行之事。使其羣合而不離。萃而不渙。夫是之謂羣術。天下之有列國也。己羣與他羣所由分也。據亂世之治羣多以獨。太平世之治羣必以羣。以獨術與獨術相遇。猶可以自存。以獨術與羣術相遇。其亡可翹足而待也。彼泰西羣術之善。直百年以來焉耳。而其淳興也若此。今以吾喜獨之質點。而效人樂羣之行事。是猶飾西顰於嫵眉。蒙虎皮於羊質。是以萬變而萬不當也。抑吾聞之。有國羣。有天下羣。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國羣則至矣。其以施之天下羣則猶未也。易曰。見羣龍無首吉。春秋曰。太平之世。天下遠近大小若一。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謂大同。其斯爲天下羣者哉。其斯爲天下羣者哉。

說羣一 羣理一

使空中而僅一地球。使地球中而僅一人。使人身而僅一質。則無講羣學焉可也。羣者。天下之公理也。地與諸行

星羣。日與諸恆星羣相吸相攝。用不散墜。使徒有離心力。則乾坤毀矣。六十四原質相和相雜。配劑之多寡。排列之同異。千變萬化。乃生庶物。苟諸原質各無愛力。將地球之大爲物僅六十四種。而世界靡自而立矣。一植物也。有鬚有粉以傳種。有子膛以結子。有種瓣以養芽。有根有莖以吸土中物質。有榦以植立。有莖有葉以受空氣。雨露日光。各儲其能。各效其力。物之羣也。藉使諸體缺一。或各不相應。其萎可立而待也。人之一身。耳司聽。目司視。口司言。手足司動。骨司植。筋司絡。肺司呼吸。胃司食。心司變血。脈管司運血。迴血。腦司覺。各儲其能。各效其力。身之羣也。藉使諸體缺一。或各不相應。其死亡可立而待也。故統百物而論。雜質之類貴於原質。繁質之類貴於簡質。故死物最賤。植物次之。動物最貴。質點貴羣也。以動物而論。愈愚者體段愈少。愈智者體段愈繁。故草形部最愚。蛤螺部次之。甲節部次之。脊骨部最智。枝體貴羣也。以人而論。腦筋愈多者。其人愈慧。反是則鈍。接人愈多者。其人愈通。反是則塞。讀書愈多者。其人愈博。反是則陋。故非洲之人。不如歐亞之人。鄉僻之人。不如都邑之人。穹古之人。不如近今之人。知識貴羣也。是故橫盡虛空。豎盡劫。劫大至莫載。小至莫破。苟屬有體積。有覺運之物。其所以生而不滅。存而不毀者。則咸恃合羣爲第一義。

若是夫羣者。萬物之公性也。不學而知。不慮而能也。然而物固有以不能羣之故而摧壞散滅者。若星而隕。若氣而散。若草木而枯。若人畜而死。其故何也。凡世界中具二種力。一曰吸力。二曰拒力。惟彼二力在世界中。不增不減。迭爲正負。此增則彼減。彼正則此負。於是乎有能羣者。必有不能羣者。有羣之力甚大者。必有羣之力甚輕者。則不能羣者。必爲能羣者所摧壞。力輕者。必爲力大者所兼并。譬如針置之盤內。針受盤吸。則羣於盤。引以磁石。則針離盤。轉羣於石。磁鐵相羣之力。大於盤也。自地球初有生物。以迄今日。物不一種。種不一變。苟究極其遞

嬪遞代之理。必後出之羣漸盛。則前此之羣漸衰。泰西之言天學者名之曰物競。洪水以前。獸蹄鳥迹。交於中國。周公大業在驅猛獸。今則尋常陸地虎豹犀象幾於絕迹。獸之羣不敵人之羣也。美洲非洲澳洲咸有土人。他洲客民入而居之。則土著日漸漸滅。野蠻之羣不敵文明之羣也。世界愈益進。則羣力之率愈益大。不能如率則滅絕隨之。故可畏也。

物之以羣相競。斯固然矣。至其勢相逼而率相近者。則其相競也尤甚。草木之羣也。魚之羣也。鳥之羣也。獸之羣也。其不敵人羣一也。而獸羣獨蚤見摧滅者何也。其居與人太偏。其類與人太近也。故魚得以自存於淵。鳥得以自存於天。草木得以自存於地。爲其於人無患。與人無爭也。若其相偏相近而猶能自存者。若蜂若蝗若蟻若蚊。則必其能羣之力。與人不甚相遠。故其類終莫得而漸滅。今試比例觀之。若中非洲沙漠之地。北冰洋嚴沍之區。雖其人極不羣。而猶或能自存。彼蓋如魚鳥草木。其所處之地非人所必爭也。若丹麥若荷蘭若比利時若瑞士等。以弱小之國。偏處歐洲羣雄之間。而亦能自存。則其能羣之力不弱於諸大國也。若夫處必爭之地。而其合羣之力不足以自完。則日剝月蝕。其究必至於斷其種絕其育。若土耳其之回族。印度之櫻人。美洲之紅苗。其已然之效也。

何謂造物。合羣是已。何謂化物。離羣是已。欲求水者以輕氣。二分劑養氣。一分劑合而羣之。則水體成矣。欲滅水者以二鉛片激電化之。使其輕養二質發泡相離。則水體滅矣。推之百物。莫不皆然。故欲滅人之家者。滅其家之羣可矣。使之兄弟相鬩。父子相夷。雖素封之產可立敵矣。欲滅人之國者。滅其國之羣可矣。使之上下不相通。彼此不相卹。雖天府之壤可立亡矣。木有寄生者。寄生之木菀。則所寄之木枯矣。然必槐桑蒲柳之類。質理鬆散。然

後寄生者乃得入其松栢豫章無患此者質點之相切密也。老病之人臟腑閼隔腠理鬆疏則鬼祟憑之寒暑侵之強壯少年無患此者體魄之相衛周也。夫治國者何獨不然。舜之所居一年成邑三年成都。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合羣之謂也。春秋曰梁亡傳曰魚爛而亡也。凡言亡國者號曰土崩曰瓦解離羣之謂也。

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博矣哉。春秋張三世之義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爲政之世。二曰一君爲政之世。三曰民爲政之世。多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曰會長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別亦有二。一曰有總統之世。二曰無總統之世。多君者據亂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別者與地球始有人類以來之年限有相關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躡之。既及其世不能闕之。

會長之世起於何也。人類初戰物而勝之。然而未有輿騎舟楫之利。一山一川一林一澤之隔。則不能相通也。於是乎劃然命爲一國。其點者或強有力者。即從而君之。故老子曰。古者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其民老死不相往來。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彼禹域之大。未及今日之半也。而爲國者萬。斯蓋會長之世也。今之蒙古也。回疆也。苗也。黎也。生番也。土司也。非洲也。南洋也。美洲澳洲之土人也。皆吾夏后氏以前之世界也。凡會長之世。戰鬪最多。何也。其地隔。故其民不相習。而其情不相加。以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相戕無已時也。封建世既有一天子以統衆諸侯矣。而猶命爲多君何也。封建者。天子與諸侯俱据土而治。有不純臣之義。見公羊何注觀於周禮

祇治畿內。春秋戰國諸侯各自爲政。可以見封建世之俗矣。其時諸侯與天子同有無限之權。故謂之多君。封建亦一大會長耳。其相戕亦慘。其戰鬪亦多。

世卿亦謂之多君何也。禮喪服傳。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傳曰。君謂有地者也。蓋古者凡有采地皆稱君。而仕於其邑居隸其地者。皆爲之民。其待之也。亦得有無限之權。故亦謂之多君。世卿之國。亦多戰鬪。如魯之季孫氏。郈氏。晉之韓魏范中行氏。皆是也。故世卿亦可謂之小封建。

凡多君之世。其民皆極苦。爭地。爭城。爭地。糜爛以戰。無論矣。彼其爲君者。又必窮奢極暴。賦歛之苛。徭役之苦。刑罰之刻。皆不可思議。觀於漢之諸侯王。及今之士司。猶可得其概矣。孔子作春秋。將以救民也。故立爲大一統。譏世卿二義。此二者所以變多君而爲一君也。變多君而爲一君。謂之小康。昔者秦楚吳越相讎相殺。流血者。不知幾千萬人也。問今有陝人與湘人爭強。蘇人與浙人構怨者乎。無有也。昔之相讎相殺者。皆兩君爲之也。無有君無有國。復歸於一。則與民休息。此大一統之效也。世卿之世。苟非貴胄不得位。卿孤。既譏世卿。乃立選舉。但使經明行修。雖蓬蒿之士。可以與聞天下事。如是則賢才衆多。而天下事有所賴。此譏世卿之效也。

雖然。當其變也。蓋亦難矣。秦漢以後。奉春秋爲經世之學。亦既大一統矣。然漢初之吳楚七國亂之。漢末以州牧亂之。晉之八王亂之。唐之藩鎮亂之。乃至明之燕王宸濠。此害猶未獲息。越二千年。直至我朝。定宗室自親王以下至奉恩將軍凡九等。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恩騎尉凡二十六等。悉用漢關內侯之制。無分土。無分民。而封建之多。君始廢。漢氏雖定選舉之制。而魏晉九品中正。寒門貴族。界限畫然。此猶微有世卿之意焉。雖然。吾中國二千年免於多君之害者。抑已多矣。皆食素王之賜也。凡變多君而爲一君者。其國必驟強。昔美之三十七邦也。

德之二十五邦也。意之二十四邦也。日本之九十二諸侯也。當其未合也。彼數國者曾不克自列於地球也。其既合也。乃各雄長於三洲。何也。彼昔者方罷敵其民。以相爭之不暇。自斲其元氣。耗其財力。以各供其君之私欲。合而一之。乃免此難。此一君世之所以爲小康也。而惜乎諸國用春秋之義太晚。百年前之糜爛。良可哀也。

世卿之多。君地球各國。自中土以外。罕有能變者。日本受毒最久。藤原以後。政柄下移。大將軍諸侯王之權。過於天皇。直至明治維新。凡千餘年。乃始克革。今俄之皇族。世在要津。英之世爵。主持上議院。乃至法人既變民政。而前朝爵胄。猶潛滋暗窺。漸移國權。蓋甚矣變之之難也。

封建世卿之與奴隸。其事相因也。舉天下之地。而畀諸諸侯。則凡居其地者。莫敢不爲臣。舉天下之田。而聚諸貴族。則凡耕其田者。莫敢不爲隸。故多君之世。其民必分爲數等。而奴隸偏於天下。孔子之制。則自天子以外。士農

工商。

天子之元子猶士也。

編爲四民。各授百畝。咸得自主。六經不言有奴隸。

周禮有之者非孔子所定之制。

漢世累詔放奴婢。行孔子之制。

也。後世此議不講。至今日而滿蒙尙有包衣望族。達官尙有世僕。蓋猶多君世之舊習焉。西方則俄國之田。尙悉歸貴族掌轄。法國之田。悉爲教士及世爵公產。凡齊民之欲耕者。不得不佃其田。而佃其田者。不得不爲之役。自餘諸國。亦多類是。日本分人爲數等之風尤盛。乃至有穢多非人等名號。凡列此者。不齒人類。而南北美至以販奴一事。構兵垂十年。此皆多君世之弊政也。今殆將悉革矣。此亦春秋施及蠻貊之一端也。余別有孔制禁用奴婢考

歐洲自希臘列國時。已有議政院。論者以爲卽今之民政。然而吾竊竊焉疑之。彼其議政院皆王族世爵主持其事。如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晉之六卿。楚之屈景。父子兄弟。世居要津。相繼相及耳。至於匹夫編戶。豈直不能與聞國是。乃至視之若奴隸。舉族不得通籍。此其爲政也。謂之君無權則可。謂之民有權則不可。此實世卿多君之世。

界也。度其爲制也。殆如英國今日之上議院。而非英國今日之下議院。周厲無道。見流於彘。而共和執政。滕文公行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悅。此實上議院之制也。不得謂之民政。若謂此爲民政也。則我朝天聰崇德間。八貝勒並坐議政。亦甯可謂之爲民政也。俄史稱俄本有議事會。由貴爵主之。頗有權勢。諸事皆可酌定。一千六百九十九年。大彼得廢之。更立新會。損益其規。俾權操於己。見俄史輯譯卷二俄之舊會。殆猶夫希臘羅馬諸國之議院也。猶多君之政也。俄之變多君而爲一君。則自大彼得始也。

大地之事物物。皆由簡而進於繁。由質而進於文。由惡而進於善。有定一之等。有定一之時。如地質學各層之石。其位次不能凌亂也。今謂當中土多君之世。而國已有民政。既有民政。而旋復退而爲君政。此於公理不順。明於幾何之學者。必能辨之。

嚴復曰。歐洲政制。向分三種。曰滿那棄者。一君治民之制也。曰巫理斯托格拉時者。世族貴人共和之制也。曰德謨格拉時者。國民爲政之制也。德謨格拉時又名公產。又名合衆。希臘兩史。班班可稽。與前二制相爲起滅。雖其時法制未若今者之美備。然實爲後來民治濫觴。且天演之事。始於胚胎。終於成體。泰西有今日之民主。則當夏商時含有種子以爲起點。而專行君政之國。雖演之億萬年。不能由君而入民。子之言未爲當也。啓超曰。吾既未克讀西籍。事事仰給於舌人。則於西史所闕知其淺也。乃若其所疑者。則據虛理比例以測之。以謂其國既能行民政者。必其民之智甚開。其民之力甚厚。既舉一國之民。而智焉而力焉。則必無復退而爲君權主治之理。此猶花剛石之下。不得復有煤層。煤層之下。不得復有人跡層也。至於希臘二史。所稱者其或猶火山地震噴出之石。而加於地層之上。則非所敢知。然終疑其爲偶然之事。且非全體也。故代蘭得常得取而纂之。西史稱借民權之名以攘君位

者謂之其與今之民政殆相懸也。至疑西方有胚胎而東方無起點斯殆不然也。日本爲二千年一王主治之國。代蘭得其君權之重。過於我邦。而今日民義之伸不讓英德。然則民政不必待數千年前之起點明矣。蓋地球之運將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得專。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將舉五洲而悉惟民之從。而吾中國亦未必能獨立而不變。此亦事理之無如何者也。

世之賢知太過者。或疑孔子何必言小康。此大謬也。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其間必經一君之政。乃始克達所異者。西人則多君之運長。一君之運短。中國則多君之運短。一君之運長。此事就三千年內言之至其自今以往。同歸民政。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此猶佛法之有頓有漸。而同一法門。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年來殺機寡於西國者。則小康之功德無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

問今日之美國法國。可爲太平矣乎。曰惡。惡可。今日之天下。自美法等國言之。則可謂爲民政之世。自中俄英日等國言之。則可謂爲一君之世。然合全局以言之。則仍爲多君之世而已。各私其國。各私其種。各私其土。各私其物。各私其工。各私其商。各私其財。度支之額。半充養兵。舉國之民。悉隸行伍。眈眈相視。齟齬相讎。龍蛇起陸。殺機方長。螳雀互尋。冤親誰問。嗚呼。五洲萬國。直一大酋長之世界焉耳。春秋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易曰。見羣龍无首吉。其殆爲千百年以後之天下言之哉。

論中國之將強

西人之侮我甚矣。西人之將滅人國也。則必上之於議院。下之於報章。日日言其國政之敗壞。綱紀之紊亂。官吏

之苛黷。其將滅人種也。則必上之於議院。下之於報章。日日言其種族之獷悍。教化之廢墜。風俗之糜爛。使其本國之民士。若鄰國之民士。聞其言也。仁者愀然思革其政。以拯其難。驚者狡焉思乘其敝。以逞其志。夫然後因衆人之欲。一舉再舉。而墟其國。奴其種。而憫然猶以仁義之師自居。斯道也。昔施諸印度。又施諸土耳其。今彼中憤士責土唾罵土之言。且日出而未有止也。逃見近日萬國公報時務報中余讀西報。其訾中國之國政綱紀官吏。蓋數十年以來矣。去歲八九月以後。乃更明目張膽。昌言華種之野悍。華民之愚詐。華教之虛偽。時務報中亦屢譯之然其不取曆十二月廿四號上海某西報有一論言華民不徒其意若謂苟不滅此朝食則爲逆天爲辱國爲悖理一倡百已死並且臭爛其言真不堪入耳此外類此者尙多其意若謂苟不滅此朝食。則爲逆天。爲辱國。爲悖理。一倡百和。舉國若狂。日本人師其故智。於其報章。日言臺灣之民頑惡刁狡。不如生番之馴善。西國羅馬舊律。凡與文教之國戰爭者。皆有公法。雖攻城入邑。無得肆擾。惟與野蠻戰。不在此論。日人惟痛詆華民。曾土番之不若。故得屠戮淫掠。慘無天日。而他國鮮有以爲非者。非不知其非也。彼其因利乘便。狡焉思啓。思以此道行於吾十八行省者。舉歐洲諸國皆有同心也。羅馬舊律。凡入野蠻之國者。不由國門入。築橋踰城而進焉。庚申之役。英法之待我。蓋以此也。去歲五六月間。英人德人先後遣其向駐非洲之公使來駐中國。厥意謂之國也。非以治非洲之道治之弗治也。無端而逐工。無端而拒使。無端而索島岸。無端而攬鐵路。無端而涎礦產。無端而干獄訟。人之輕我賤我。野蠻我。奴隸我。禽獸我。尸居我。其慘酷至於如此其極也。

梁啓超曰。西人其母爾。中國非印度土耳其之比也。印度見并已百數十載。爾來英人設學校以教之。其人才成就。能與旅印之英人齊驅者。蓋絕焉。愚智之相越遠也。土耳其受侮三十年。而其君上下委軟。薊敵無或思自振厲以衛國本。徒知區別種族。仇視其民。今中國誠敗衄矣。未至如百年以前之印度也。且未至如三十年前之土

耳其也。今自和議以後，雖朝貴大吏晏安猶昔，而草茅之間風氣大開，其灼然有見於危亡之故，振興之道，攘臂苦口，思雪國恥者所在皆有。雖喉舌之地尚多窒塞，而各封疆奮然興作者蓋不乏人。雖鄉曲學究，枯守胥井，修言尊攘，舊習未改，而後起之秀，年在弱冠以下者，類多資稟絕特，志氣宏遠，才略沈雄，嗟乎！謂天之不亡中國也，則瓜分之約期以五年，內訌之形不可終日，雖諱言亡，甯有幸也。謂天之亡中國也，則何必生此無數人才，以膏刃而馬足，使之奴焉隸焉，犬馬焉於異類，然後爲快也。

吾請與國之豪傑大聲疾呼於天下曰：中國無可亡之理，而有必強之道。約舉其故，都有三事：而土地之腴，礦脈之盛，物產之衍，猶不與焉。今夫西人之所以強者，則豈不以人才乎哉？以今日蒙翳固陋窒閉之中國，而欲與西方之人才較短長，其奚不量？雖然，今微論他事，以吾所聞嚮者所派學生游學美國者，咸未及卒業中途撤歸，而至今卓然成就專門之業，有聲於西域者，猶不乏人。當其初達美境，於彼中語文一無所識，二三年後，則咸可以入中學校，每試焉輒冠其曹。學中教師罔不鼓掌讚歎，蓋無論何國學堂，苟有支那人在弟子籍者，未有不翹然秀出於儕輩也。今夫嚮者之遊學生，皆非必吾此間之上才也。嚮者風氣未開，父兄所以詔勉其子弟者，恆在科第，大率量其才力，不足以得科第，乃遣之從事於此途，非如日本之遴選俊異，以承其乏也。然所成就已若此，然則以彼中上才與吾中才較，而其短長高下，固尙在不可知之數矣。況率吾四萬萬人中所謂聰明才智之士者，而一一進之以實學，練之以實事，行之以實心，十年之內，何才不成？彼夫印度之不昌，限於種也。凡黑色紅色褐色之種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與其腦之角度，皆視白人相去懸絕，惟黃之與白，殆不甚遠，故白人所能爲之事，黃人無不能者。日本之規仿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種本出於我國，而謂彼之所長，必我之所短，無是道也。土耳其

其之不振也。局於教也。回民錮蔽窒塞。殘忍酷虐。謂殺人者生天。謂戰死者成聖。其教也。蓋野蠻之行也。若夫吾教。則精粗並舉。體用兼備。雖久湮昧。一經發明。方且可以施及蠻貊。莫不尊親。而何有於區區之神州也。以種則若彼。以教則若此。嗚呼。是豈宜奴焉僕焉。犬馬焉於人者哉。聞之有才千人。國可以立。有才萬人。國可以強。今夫以中國之大。種類之美。教俗之善。欲求於四萬人中而得一人。殆匪曰難也。此其將強之道一也。

今天下大較。西國則君子多而野人少。中國則君子少而野人多。斯蓋強弱之大原哉。雖然。福固禍所倚。禍亦福所伏。十年之後。吾恐黃白兩種之交涉。必有因此而生非常之變者。西國機器日盛。工廠所容之人日夥。而爭工價。爭作工時刻。抑脅廠主。相率罷役之事。歲輒數十見何也。知學之人日以多。謀生之道日以廣。苟其才力粗足。以自養。則恆樂爲勞心。而不樂爲勞力。此人情也。以是操作辛工之人。日少一日。工人既日益減。而所興作之事。所需工人日益增。以希獲貴。於是執業愈賤愈苦者。其所獲之工價愈大。工既漲。則成物價亦漲。一切物價既漲。則一切人所執業之價亦漲。互相增益。無有已時。故歐洲人譚時務者。以工價一端爲數十年來絕大消息之事。夫以今日白種作工之人。應今日歐美工廠之用。猶歎其少。況十年以後。此益增而彼益減乎。工價日增。而作工時刻日減。則廠主病。廠主折閱。工亦無依。則工人亦病。百物騰踊。人心皇惑。則舉國皆病。窮極思反。必求工人多。然後工價可以賤。工價賤。然後物價可以平。此必然之情形矣。今夫華民四萬萬。其特作工以謀食者。過半而未已也。中國婦女特粗工自養者亦過半而其操業最勤。其費用最儉。惟勤也。故作工時刻可以倍增。惟儉也。故工價可以倍減。丁彼時也。用吾之所短。以持西人之所長。則華工之權力。可以橫絕於天下。舉天下之器物。皆仰成於華民之手。欲華種之無強。不可得也。今夫日本之民數。視中國僅什一耳。其操作之勤。取值之寡。視歐洲雖有間。其去中國

則尙遠甚也。而近年以來，猶以工藝雄於萬國，每歲手作之物，售至美國者，且值百千萬。西方諸國，靡不開睨畏之。而況於閭閻樸樸之中國乎？彼美人之苛逐華民也，固彼中巨室所大不欲，而無如其力之不足以勝細民也。彼細民之嫉我也，蓋亦由忌我畏我，而無術以制我，故甯冒天下之不韙，而悍然出於此途。然我必有使人可忌可畏之道，昭昭然也。彼今日徒知嫉吾以自衛，而不知隱微之間，同受其病者，已非一日十年以後，患害大著，上下共睹，而吾華民之公利，終莫得裁制而禁抑之也。此其將強之道二也。

歐洲何以強，歐洲壤地最徧，生齒最盛，自四五百年前，卽憂人滿，於是哥倫波創探新地，闢阿美利加大洲，而印度非洲南洋澳島相繼墾殖，徙歐民以實之。莽莽五洲，轍跡殆滿，是以白種之權利徧天下，使歐人以丸泥自封，閉關勿出，今雖以瘠亡可也。雖然，殖民之政，日本人稱屬地爲殖民地，蓋人滿則徙之他地以殖之也。行之數百年矣，其真能盡地利者，今惟合衆一國，自餘若印度，若加拿大，若澳洲，若南洋諸島，近數十年，銳意拓殖，然猶未得其半。若非洲若亞洲西北一帶，雖頗經營，曾靡功焉。此猶曰沙漠不毛之地爲然也。若夫南阿美利加一洲，若巴西，若墨西哥，其緯道在溫熱帶之間，與中國美國相等，地質肥沃，物產繁衍，亦伯仲於兩邦。蓋地球天府之壤，未或過是也。而歐人之力，不能及之，聽其荒而不治而已。彼非不誕之也，強弩之末，不穿魯縞，彼白人只有此數，固不足以盡專天下之利。且其君子多而野人少，用以攫他人已有之成業，則有餘，用以開千古未闢之地利，則不足。故千手億目，咸注東方，而穰穰膏腴，莫或厝意也。夫全地人類，祇有五種，白種既已若是，紅種則湮滅將盡，櫻黑兩種，其人蠢而惰，不能治生，不樂作苦，雖芸總猶昔。然行尸走肉，無所取材，然則佃治草昧，澄清全地者，舍我黃人末由也。今夫合衆一國，澳大一洲，南洋一帶，苟微華人，必不有今日。今雖獲兔烹狗，得魚忘筌，擯之逐之，桎之梏之，魚之肉之，奴之僕

之。然筆路藍縷之功，在公論者終不沒於天下。顧徒爲人作計，曾未能得其絲毫之利。雖由國勢之不振，亦由吾民於彼中情僞未悉，恆以可得之權利，晏然讓諸人耳。昔惟昧之，是以棄之。今惟察之，是以得之。消息甚微，軌軸甚大，殆亦天之未絕黃種，故留此一綫，以俟剝極將復之後，乃起而蘇之也。此其將強之道三也。

吾聞師之言地運也。大地之運，起於昆侖，最先興印度，迤西而波斯，而巴比倫，而埃及，渡地中海，而興希臘沿海，而興羅馬意大利，循大西洋海岸，迤北興西班牙、葡萄牙，又北而興法蘭西，穿海峽而興英吉利。此千年以內，地運極於歐土，洋溢全洲。其中原之地，若荷蘭、若瑞士、若德意志，則咸隨其運之所經，而一一浮起。百年以內，運乃分達，一入波羅的海，迤東以興俄，一渡大西洋，迤西以興美。三十年來西行之運，循地球一轉，渡大東洋，以興日本。日本與中國接壤，運率甚速，當渡黃海、渤海與中國，而北有高麗，南有臺灣，以爲之過脈。今運將及矣。東行之運，經西伯利亞，達中國，十年以後，兩運並交。於是中國之盛強，將甲於天下。昔終始五德之學，周秦儒者罔不道之，其幾甚微，其理可信。此固非一孔之儒，可以持目論而非毀之者也。以人事言之，則如彼，以勢言之，則如此。嗚呼！彼西人雖欲犬馬我，奴隸我，吾奚懼焉？吾奚餒焉？問者曰：瓜分之約，期以五年，內訌之形，不可終日。汲汲顧影，日薄崦嵫，死喪無日。皇言盛強，五尺之童，知其無救，甚矣吾子之至愚而病狂也。不則故爲大言，以自憊以欺天下也。釋之曰：不極剝者，不速復，不小往者，不大來。華盛頓八歲血戰，南北美頻年交惡，於美之強，甯有害焉？拿破用兵，殺人如草菅，君民革政，廢置如弈棋，於法之強，甯有害焉？俄德美三國，劫盟海疆，薩長士諸藩，構釁內地，於日本之強，甯有害焉？且而不聞乎？殷憂所以啓聖，多難乃以興國。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舉天下人而安之，斯獲危矣；舉天下人而危之，斯獲安矣。吾直懼夫吾國人於今日危亡之故，知之者尙少也。藉或